

朋友-同志

尤·雷特海烏著

平明出版社刊

朋友-同志

王·雷利·海·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820(2)
1023

近代文學譯叢

朋友—同志

尤·雷特海烏著

方易東譯

平明出版社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初版 1—25000 册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本書根據一九五三年莫斯科出版的蘇聯文學英文
版七月號及星火叢書第九期譯出。

平明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1157弄5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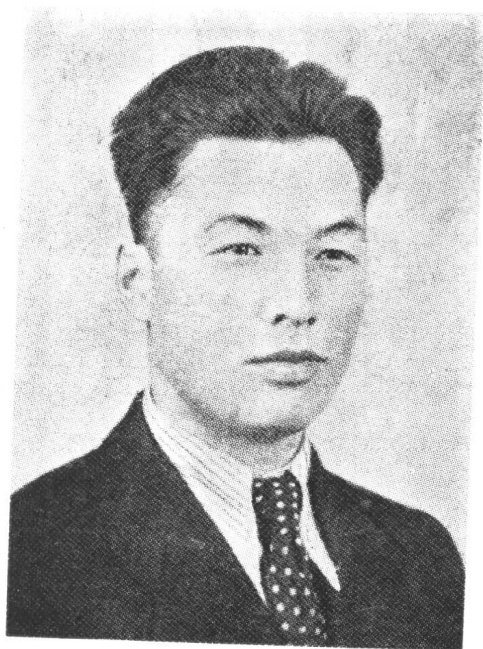
國光印書局印刷 德濱裝訂所裝釘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定價人民幣四千元

〔文學・藝術〕 60000 字 〔定價頁154〕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三號



尤·雷特海烏像

譯者題記

本書作者尤利·西爾蓋維奇·雷特海烏^①，一九三〇年生於北極楚科特半島上烏艾倫地方的一個獵人家裏。他在當地讀完了七年制學校，接着進了安納蒂爾的一個師範學校，一九四九年畢業後，考入列寧格勒的日丹諾夫大學，目下他還在那裏讀書。他是一個學生，不過讀書期間曾經當過獵人，有一段時期並且在一個報館裏做過工作。

一九五〇年，蘇聯兒童教育出版社印了他的第一本楚科特文寫的詩集。一九五一年，青年列寧格勒刊載了他的第一篇小說來自對岸的人們。隨後，新世界及火星雜誌上陸續出現了他的好幾個短篇。在從事創作以外，這位年輕的學生作家，同時也努力於翻譯工作，到今天為止，他已經把普希金的幾部作品，特·塞摩希金的著名小說楚科特譯成了楚科特文，此外還譯了好幾本教科書。他這些努力，在民族文化交流、特別是對楚科特

① 火星叢書上是把作者的姓放在頭一個字，可能是楚科特人的習慣如此，和中國人的姓在頭一個字一樣，現在按蘇聯一般的習慣排列。

族這樣比較小的少數民族來說，起了一定的影響，這同時也爲作者帶來了良好的聲譽。

雷特海烏是楚科特族中出現的第一個作家。在過去沙皇統治之下，楚科特族是沒有文字的。但由於列寧——斯大林黨的光輝的民族政策，由於蘇聯政府對少數民族的積極關懷幫助，眼下楚科特人已經很快地發展了自己民族的文化。一九三二年，蘇聯出版了楚科特文寫的第一本書。在今天，楚科特文的教科書、小說及論文已經大量印行，許多中學校、師範學校，以及別的文教機構已在楚科特族區內迅速建立了起來。由於這一些發展的結果，楚科特族已經產生了他們自己的各種專門技能的知識分子，這裏面，尤利·西爾蓋維奇·雷特海烏就是一個傑出的代表人物。

楚科特這個地方和楚科特族人的情況，經過幾位著名作家的文藝作品——如特·塞摩希金的楚科特和阿里泰到山裏去，以及納·孫狄克最近發表的長腳鹿等等——的介紹，對於蘇聯讀者和中國讀者來說，已經不是陌生的了。它們已不再祇是一個生活在遙遠的北方，有希奇古怪的風俗和生活，以及藝術上有可愛透頂的原始風味……等等綜合而成的情況了，今天，楚科特這塊地方，在偉大的蘇維埃這個美麗的園圃裏，正像一朵奇異的鮮花似的在北方的原野上開放着，人民一天天富裕了，日子一步步走向幸福；而生活在這北極圈附近的，同樣是聰明而勇敢、勤懇而富於創造力的人民，他們爲了共產主義的美

好前途，今天正和蘇聯各族人民一道，處在一個蓬勃發展的時期，同時滿懷信心地向着勝利邁進。

收集在這裏的四個短篇，可說是作者的代表作。它跟雷特海烏的其他短篇一樣，主要的是記述作者故鄉蒸蒸日上的改革和建設情況，記述他們爲了美好的日子而鬭爭的信心以及他們與各民族之間的堅固友誼。這四個小說雖說是獨立成篇，但因爲描寫的都是以同一個故鄉和故鄉的幾個人物爲背景或中心，因此多少有點連貫性；雖說分頭取材，實際上也可以說是一幅立體的素描。

今年火星叢書第九期刊印了雷特海烏的一本題名爲「朋友——同志」的專集，載的是本書中的前面三篇；七月號的蘇聯文學英文版又譯載了本書中的後面三篇。同志——朋友是譯者從火星叢書譯出的，其餘三篇是從英文版蘇聯文學譯出。

一九五三年九月記

內容介紹

尤·雷特海烏是蘇聯北極區楚科特半島上楚科特族人中出現的第一個作家。他的小說主要是描寫他故鄉的故事。他們楚科特族人如何在一種近於原始的漁牧生活和知識上的幼稚迷信狀況之下，由於列寧—斯大林黨光輝的民族政策和關懷幫助，蒸蒸日上地進行着一系列的改革和建設，進而為各民族的堅固友誼和美好前途而鬥爭。本書四個短篇是作者的代表作，它們真實的，有血有肉的寫出了一幅楚科特族人的生活素描。

目次

譯者題記·····	一
朋友——同志·····	三
窗·····	一六
泰格麗尼飛向伯力·····	五〇
旅伴·····	八〇

朋
友
—
同
志

朋友——同志

九月開始了。

山崗的南坡鋪上了黃色的草毯，帶着密密的黑的紅的花彩——這是北方岩高蘭和野黃莓的漿果。要是走上這樣的斜坡，皮鞋底立刻就會給野莓果染黑的。

中午時候太陽稍微暖和些。雲朵一遮住太陽，天氣就冷得叫人想起冬天快要來臨了。海上吹來一陣陣的冷風。過兩星期，也許三星期，楚科特地方就要下雪了。山崗間的谷地裏和北坡的摺凹裏，一夏天都沒有見過一次陽光，去年冬天留下來的一堆堆發黑的雪還躺在那兒。小溪從雪堆下面順着谷地流入海去。不過這些小溪不久就要結冰了。

白夜◎早已過去。現在天晚得很早；太陽一落山，台馬符就開亮了燈塔上的電燈。燈塔在海岸的最高的一個山崗上。它那明亮的閃閃燦燦的光，老遠就看得見，在白令海峽上航行的船上的水手們，感激地接受台馬符的這種問候。

◎靠近北極地方，夏季的夜，明亮如晝，故稱白夜。

凱梅的工作組乘着他們的捕鯨船從拉夫聯季港回來。他們是開到那兒去接學生和載運集體農莊汽油機的燃料的。回來的路上，引擎出了什麼毛病：跟壞火爐似的冒起煙來，開始讓它開一會兒停一會兒，後來完全停住了。加上又起了波浪。要航行一天一夜多才回到家呢！

他們用槳划到海岸，把捕鯨船拖上來。凱梅到燈塔上去找台馬符，請他拍電報給黎明農莊的主席，把耽擱的原因告訴他。還幸虧引擎停住的地方離燈塔不遠，否則他們也無法通知了。

凱梅走下山崗的時候，捕鯨船旁邊已經搭起了帳篷。帳篷前面的一塊防水布上，放着引擎上拆卸下來的機件。引擎師英命，渾身都給重油弄得黑不溜秋的，他正細看着每個零件，不時懷疑地聳聳肩膀。

工作組長走近英命，疑問地望着他。可是這種含有質問和非難、同時又有同情的眼光却落了空：給自己的失敗弄得苦惱不堪的引擎師，在凱梅走近的時候，連頭也沒抬起來。於是凱梅走得更近些，問道：

『怎麼樣？』

英命這次也沒抬頭。他看着組長的皮鞋，祇是把兩手一攤：

「唉，事情真糟糕！」凱梅說，一面在防水布旁邊的地上坐了下來。「唉，真糟！要知道，集體農莊裏的人在等待着啊。現在正是出發打獵，殺海象的時候，可是我們回不去。」

「糟透了，」英命同意道。

「而且我們還耽擱了定期貨物，」凱梅繼續說道。「燃料和學生。已經是九月啦，孩子們都上學了，他們要讀書。可是學生們瞧，他們都躺在我們的捕鯨船上……英命，你年紀輕，沒有孩子……」

凱梅祇是沉重地嘆着氣，一面想像着學校教師愛尼絲和集體農莊的主席凡卓大概在罵他了吧。可是天色已經黑了，引擎的修理工作要擱到天亮了。凱梅說：

「得啦，咱們到帳篷裏去吧，英命。現在反正什麼也看不見了。咱們喝點茶睡覺吧。明天早上，太陽出來以前我就叫醒你。也許早上你的事兒幹得更好些。」

離這兒不遠有一個村落，凱梅有許多親戚都住在那兒。他常常到他們那兒去。可是

現在他決定連村落裏也不去，因為要跟工作隊一塊兒在帳篷裏過夜。凱梅很自重，他很愛護自己的名譽。誰也不會說，凱梅利用不得已而停留的機會去探望親戚，所以他很不急。要是凱梅到親戚那兒去過夜，當然誰也不會這樣猜疑的，因為集體農莊裏的人都愛

他，信任他。可是他自己要求自己甚至比吹毛求疵的凡卓要求他的還要嚴格些。

帳篷裏有些人在喝茶，有些人已經在安排過夜。整個工作組裏，祇有一個懶骨頭開尼利一點也不爲不得已的停留所苦惱。祇要是睡覺，不是工作，他睡在哪兒都是一樣。可是他也裝得很擔心，說道：

『英命，你是個什麼引擎師啊！』

『別惹他，』凱梅爲了防止爭吵，嚴厲地說。

一陣鵝卵石發出的沙沙聲透過帳篷的帆布來。

一個淺色頭髮，眼睛活潑的俄羅斯青年，彎着腰鑽到裏面來。他的茄克沒有扣上。漂亮的藍襯衫的領口敞開着，露出內衣上的條紋。

『給凱梅同志的電報。台馬符叫轉交給他的。』

凱梅展開一張小紙，起先默唸着，後來大聲唸道：

『「儘速歸來。全莊定於後日赴象窠。凡卓」……你們聽到了嗎？』

『聽到了，』開尼利一面安頓睡覺，一面回答。『凡卓要我們用槳划回去呢。』

『這麼大的波浪，用槳划也到不了，』那個穿藍襯衫的小伙子說，他並不了解開尼利打算諷刺。

『我們就這麼辦吧，』組長慢吞吞地說道，於是沉默了一會兒，考慮應該怎麼辦。『就

這麼辦吧。要是明天英命能把引擎修好，那麼萬事大吉。修不好，我們就把英命跟捕鯨船都留在這兒，我們自己乾脆走，翻山。把燃料和學生都帶去。」

「對，」一個年老的獵人洪那說。「我們把書分成兩小包。把鐵桶裏的燃料倒出來。向台馬符要一隻鐵桶。這樣就可以帶了。」

獵人們都點點頭。好像辦法總是找得出來的，雖然不容易。祇有開尼利的眼睛變得這麼憂鬱，彷彿他的牙齒痛起來了。他說：

「唔，很好。也許貨物可以帶了走。沒有捕鯨船，要我們有什麼用呢？我們去打什麼？集體農莊裏的人需要的，不是步行回去的我們，而是跟沒有損壞的捕鯨船在一起的我們啊。」

要是開尼利有時會說真話，那麼這一定是一種殺風景的真話。

「你們翻山過嶺，我在這兒修理引擎嗎？」英命猶疑不決地說。「那我會比你們早回家的。」

「要是你修不好怎麼辦呢？」

「要是，要是！」你就這麼肚子朝天的跟你的「要是」躺在這兒吧！你能提議些什麼辦法呢？」